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福爾摩沙 及其住民

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
台灣調查筆記



本書以其翔實記錄，
有助於我們瞭解19世紀下半、日本人治台之前台灣島民的實際狀況，
對於台灣的史學、人類學、博物學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中研院院士 李壬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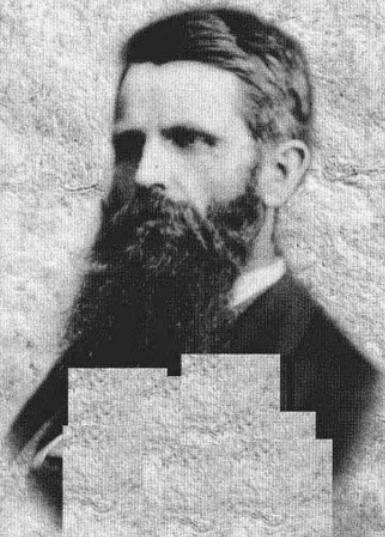
Beal Steere 史蒂瑞 原著 | 林弘宣 譯 | 李壬癸 校註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福爾摩沙及其住民

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

Joseph Beal Steere 原著



林弘宣 譯 李壬癸 校註

前衛出版
AVANGUAR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 /
Joseph Beal Steere 著；林弘宣譯 -- 初版-- 臺北市：前衛，
2009.12
306面：17×23公分
譯自：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ISBN 978-957-801-627-9（平裝）

1.臺灣遊記 2.臺灣史 3.臺灣原住民

733.6

98017257

福爾摩沙及其住民

—— 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台灣調查筆記

著 者 Joseph Beal Steere

譯 者 林弘宣

校 註 李壬癸

責任編輯 周俊男

美術編輯 Nico

出 版 者 前衛出版社

10468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樓之3

Tel : 02-2586-5708 Fax : 02-2586-3758

郵撥帳號 : 05625551

E-mail : a4791@ms15.hinet.net

<http://www.avanguard.com.tw>

出版總監 林文欽

法律顧問 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林峰正律師

出版日期 2009年12月初版第一刷

總 經 銷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Tel : 02-2795-3656 Fax : 02-2795-4100

定 價 新台幣300元

©Avanguard Publishing House 2009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801-627-9

感念

台灣經典寶庫4
《福爾摩沙及其住民》
承全美台灣人權協會
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
共同認養贊助出版

永誌感謝與讚美

李壬癸序^❶



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是前密西根大學的動物學教授。他在台灣待了6個月，從1873年10月3日至1874年3月31日，收集了許多動物和植物標本。結果，有一種鳥以及好幾種植物是用他的名字來加以命名。他同時也收集了好幾種原住民的語言資料。他在島上期間，訪問了五個南島民族的族群，分別是：日月潭的水社（邵族）、埔里的「熟番」（巴宰族）、湄渳的「生番」（賽德克亞族）、「平埔番」（西拉雅族），以及「傀儡番」（排灣族）^❷。他對於當地居民的描述，可以說是超越了之前所有的作家。此外，他對於南島民族及漢人（閩南人與客家人）的觀察，提供了當時台灣社會的詳細狀況。為了訪問原住民部落，他必須雇用一個翻譯人員以及數個挑夫來揹負他的行囊和設備，並用兩隻腳徒步走訪所有的路程。他有一次訪問「生番」（賽德克亞族）部落時，還差一點就喪命於高山的獵頭族手上。

事實上，史蒂瑞是最早描述台灣的自然史，以及五種南島民族語言的人士。他收集了一百多個詞彙，而且每一種語言都舉了好幾個例句。其中，平埔族的語言是個例外，他只有舉出三個非常簡短的句子。另一方面，他也收集了超過二十份以羅馬拼音書寫的平埔

族土地買賣契約文件。史蒂瑞所收集的這些寶貴資料，比起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Murakami）於1933年所出版的〈新港文書〉（“Sinkan Manuscripts”），整整早了六十年。

當今的密西根大學亨利·萊特教授（Henry Wright），讓我第一次注意到史蒂瑞所收集的標本（珍藏在密西根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以及他的手稿資料（珍藏在密西根大學的班特利歷史博物館）。我在2001年12月以及2002年6月，兩度專程前往安那波爾（Ann Arbor，密西根大學所在地），每次各停留一個星期。我有幸檢視史蒂瑞的手稿資料，並影印了當中有關台灣的較重要部分。其中有一份標題叫做「福爾摩沙及其住民」的未出版專文，特別吸引我的注目。（事實上，在史蒂瑞的所有檔案資料中，只有極少數的資料曾經付諸出版，請參見Steere 1874, 1874/75, 1938）史蒂瑞的這份親筆手稿，提供了我們1873-74年間台灣的概略情形，當時台灣的大部分山區還是森林密佈，住著野蠻的原住民族。我隨後透過一個學術機構，設法出版史蒂瑞的這份資料。我第二次去密西根大學，便是去替這份已打好字的資料做最後的校對工作^③。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2002年6月寫於安那波爾

註

1. 譯按：原文為英文，由本書校註者中研院李壬癸院士所寫，林弘宣節譯。
2. 校註：這五種原住民族乃是根據史蒂瑞所做的語言記錄來加以區分的。
3. 譯按：以下三大段從略，詳見後文〈《福爾摩沙及其住民》及其作者Steere〉。

參考文獻：

Steere, Joseph Beal

1874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6: 302-334. New York.

1874/5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China Review* 3: 181-185.

1938 An American naturalist in the Far East. *Michigan Alumnus Quarterly Review* 9: 47-52

譯序

大約三十五年前，當我第一次去日月潭附近的九族村參觀時，發現當時每一村的村口掛著的台灣九個原住民部落的簡介，全都是根據同一個日本人的研究資料寫的。身為台灣人，我深感汗顏。同一個時期，有一次在新北投搭公車，突然有一位老人家匆匆跑過來問司機：「這台車有駛到艋舺無？」司機回答說：「無！這台車要去萬華啦！」我趕緊請那老人家上車，並告訴司機說：艋舺就是萬華。前幾年在一個春暖花開的三月天，我獨自到基隆的和平島去遊覽。約中午時分，我在河邊一家小海產店吃海產，同時喝點小酒。隔桌一大群討海人在享受他們剛從海上捕到的紅魽，一魚三吃，真叫人垂涎三尺。正好電視上在播報美麗島事件部分檔案在國父紀念館展出的消息。隔桌的老船長情不自禁的感嘆道：幹！美麗島到底在什麼所在啦？我討海一世人，就是獨獨無去過美麗島！我在一旁聽到老船長的感嘆，頓覺臉紅，於是立刻買單走人。中研院一個朋友告訴我，她指導一些博士後研究幹細胞的年輕學子之餘，問他們有關美麗島事件的觀感，結果沒有一個學員聽說過美麗島事件。博士後研究員甚至漠不關心當代的台灣歷史、人文、地理……，我們能夠取笑老船長或中年司機嗎？

我感謝前衛出版社林文欽先生，讓我有機會翻譯這本書。許多動

物、植物、魚類、昆蟲、礦物、土壤、人種、語言等等的名稱都是我第一次查字典才知道的。許多名詞查了字典還不清楚，就請教一些專家，活到老學到老，我何其有幸。我也感謝中研院李壬癸院士，沒有他的英文編輯以及出版，我們根本無從讀到這本書。

在一些必要的地方，我徵得林文欽先生的同意，也加鹽加醋，做了一些說明和註解，目的是使讀者更能夠瞭解一百四十年前台灣的種種情形。作者博學多聞，但是偶而也難免有錯誤，尤其他的羅馬拼音不夠準確，這方面剛好我可以幫上忙，予以改正。作者文筆流暢風趣，讀起來像遊記，不會有一般教科書的枯燥無味，卻又不失其科學求真的精神。對於食衣住行乃至山川河水等等，他都不厭其煩的描述其細節。作者活到九十八歲，他所留下的這部作品，讀來賞心悅目，其壽命自然遠超過他短暫的人間之旅。

林弘宣

2008年9月於屏東內埔

《福爾摩沙及其住民》 及其作者 Steere^①



有關台灣早期的歷史文獻，自從荷西時代以後，因為清朝的閉關政策，很少西方人士能夠到台灣來做較長時間的逗留，也就沒有多少這一方面的西方文獻記錄。台灣開埠之後，從1860年起才有較多的歐美人士陸續到台灣來，他們留下不少第一手的訪查記錄，如Swinhoe (1858), Bullock (1874), Collingwood (1868), Mackay (1896), Ritchie (1875), Steere (1874, 1875), Taintor (1874) 等等，時間大都集中在1860至1875年之間。這些第一手的訪查記錄大都是刊登在期刊上的報導文章，後來成為專書的只有馬偕博士 (Mackay 1896) 的那一部《福爾摩沙紀事》，可惜那是由別人代為編輯出版，可能被刪掉不少有價值的資訊。直到最近我們才發現美籍學者Joseph Beal Steere (史蒂瑞) 曾經於1873至1874年間在台灣調查研究長達半年之久，而且在1878年撰成了一部書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福爾摩沙及其住民》)，收藏在密西根大學圖書館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一直都沒有出版。

註

1. 譯按：原文為中文。

這部書是在偶然的機會中被發掘出來的。1992年2月，我忽然收到密西根大學考古學教授Henry Wright寄來約20件新港文書的影印本，他想知道原件是否值得特別設法保存。我的初步看法是有價值，於是我就又影印了一份寄給土田滋教授，也請他鑑定，因他已研究西拉雅語多年，他很快就回我信說，那批契約文書很有價值。我把他的回信轉給Wright教授，並請他查閱有關Steere的檔案資料，特別是有關台灣的各種資料。一直到2001年7月，他才抽空到該校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去翻閱Steere生前所留下的各種手稿以及相關的資料，並且告訴我有各種資料，包括文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他把Inhabitants誤記作Languages），內容似乎很值得詳讀。這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毅然決定於2001年12月間親自到密大去看Steere的這批資料。我的興趣主要在台灣南島語言資料。我翻過各種館藏的資料之後，雖然所能找到的語言資料很有限，而且大都已發表（見Steere 1874/75），但他的翔實記錄的確有助於讓我們瞭解十九世紀下半日本人治台之前台灣島民的實際狀況，對於台灣的史學、人類學、博物學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Steere於1873年10月初從香港搭船到淡水，他再從淡水搭船到高雄港，當時走水路比陸路要容易得多。他在高雄港附近探險之後，就從高雄坐船趕到臺南的安平港，要跟蘇格蘭傳教士甘爲霖（William Campbell）、英國駐外領事通譯Bullock會合，三個歐美人士要一起結伴到中部內陸去調查或傳教。從此他展開對台灣內陸地區的調查工作，採集各種動植物標本，記錄原住民的語言文化。他先後走訪了這五個族群：日月潭的水社（邵族）、埔里的埔社（烏牛欄的巴宰族）、湄渳的「生番」（賽德克亞族）、再走訪大社和內社（巴宰族），最

後才到南部的崗仔林（西拉雅）、萬金庄（西拉雅）、「傀儡番」（Kalewhan，排灣族）。每到一處，他都有詳細的紀錄，包括各地的風土人情、生態環境、住屋、服飾、刺青、獵首、去齒、語言、音樂、船難等等，可說是應有盡有，鉅細靡遺。最難得的是，他不怕道路險阻，尤其生番地區處處隱伏殺機，隨時都有被獵人頭的危險。有一次他們冒險到霧社山區的渭溪（Tungan）去調查，在歸途中被數十個全副武裝的賽德克族人前後左右包圍起來，準備隨時動手。幸而他們保持冷靜，沒有被沖散。正在危急的時刻，有一隻鳥從頭上飛過去，Steere只開了一槍就把牠打了下來，這產生震懾作用，對方才不敢貿然動手。此情此景真是令人驚心動魄，可真是歷劫歸來。他們回到埔里，巴宰人都以為他們早就被宰了，竟然意外地平安歸來，大家都很熱誠地為他們慶幸一番。

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部書價值的一斑。在他已發表的論文（Steere 1874, 1874/5）中，他雖提到他收集到的新港文書及其書寫時代和背景，但並沒有說明那些新港文書採集的地點及如何取得。在書稿中他就有所交代，原來他事先已聽到有那種用羅馬字母拼音的平埔族語文，專程前往搜購，他那一批契約文書都是從崗仔林部落酋長的手中以他的槍枝換取來的。因此我們才知道那幾件新港文書確實可以反應崗仔林西拉雅家族的經濟狀況。又如，他所記錄的西拉雅一百多個語彙，都是從更偏僻的山區，根據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婦口中問到的。那時她已忘掉了許多西拉雅語，她說連她的父母在世時都很少使用西拉雅語了。他這些背景資料可以提供我們推論：大約在十九世紀上半，西拉雅語就已逐漸消失了（請參見李壬癸著〈新發現十五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各有六章，前半部寫Steere到台灣蒐集動植物標本以及各種人文地理資料的經過，尤其是有關南島民族的第一手資料；後半部寫有關台灣的歷史資料，以及當時各族群的狀況，有許多是引用別人的報告（有些報告在今日很不容易看到），也有他自己的觀察和意見。他寫得非常具體和細膩。有關台灣南島民族的實際情況，在他之前還沒有人寫得那麼翔實和生動。附錄有五種參考資料，大都是史蒂瑞有關台灣的紀錄和他所採集的資料^②，只有地圖是顯示他在台灣各地旅行的地點和時間，由編輯者繪製。

從這部書，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台灣一般人的實際生活狀況，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那時陸路交通還很不發達，到內陸去更是沒什麼公路或大馬路，無論到哪裡都得走路，而且走彎彎曲曲的稻田之間的小路，行李得要雇用苦力來挑著走。旅社都非常簡陋，又髒又亂又吵，還得聞鴉片味！

第二、當時西部和南部的平原，漢人已有幾百萬人，平埔族的土地大都已落入漢人的手中了，他們的生計日益困難，只好向東遷移，退到山腳下去開發較貧瘠的土地，以地瓜為主食，生活艱苦異常。Steere對他們的處境相當同情，同時很欣賞他們的人品，而對漢人頗有微詞。

第三、平埔族（所謂的「熟番」）跟高山族（所謂的「生番」）生活

註

2. 譯按：中譯本沒有譯出附錄的參考資料，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參閱原著（2002年，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

在兩種不同的世界，平埔族夾在漢人跟山地人之間，一方面受到漢人的壓迫，另一方面又遭受山地人的侵害。山地人不僅獵取漢人的頭，也獵取平埔族人的頭。儘管如此，平埔族跟山地人仍然定時定點以物易物，而且雙方的男人都要全副武裝，以防對方圖謀不軌。他們也常充當漢人跟山地人之間的通譯員或中間人。平埔族人普遍地漢化，向滿清政府納稅，生活大致都採用漢人的方式，而山地族群仍然保持原始的社會型態，年輕的男女都刺青，許多年輕的賽德克婦女都會吹奏口簧琴。

第四、就平埔族而言，當時他所訪查的邵族跟巴宰族的語言使用狀況都還很正常，但他們也都會說台語。邵族的年輕人都還去齒，巴宰族人都還在打獵。總之，這兩個平埔族群的語言文化保存的狀況都還良好。環湖的日月潭邵族的部落還有好幾個，人口還有一千人，不像今天這樣式微。

第五、在山區並沒有什麼醫療設施，物質也都很缺乏。Steere到賽德克部落中去，族人什麼都要。他不是醫生，但是好幾個有病的人都來請他做初步的治療。他一行人到排灣部落中去，有年輕的姑娘為他們唱歌，並且言明每位姑娘只要10銀元就賣。

第六、除了農耕以外，漁獵仍是平埔族人的重要生計之一。例如，住在埔里的巴宰人常到山上打獵，包括放陷阱和圍獵兩種方式，他們也到溪中捕魚。住在日月潭一帶的邵族人，更是經常在潭中捕魚。

無可否認的，這部書也有它的缺陷。在1870年代，一些相關的學科，如人類學和語言學，都還沒有發展出來，因此Steere當時的觀察和記錄，在今日看來難免略嫌粗糙一些。就他所調查的語言資料而

言，只收了一百多個單語及若干句子，顯然不足，也不成系統。不過，藉此極有限的語言資料，他已能大致看出幾種台灣南島語言之間的關係，以至它們跟台灣島以外的語言，如馬來語和幾種菲律賓語言的相互關係，從他所列舉的比較詞彙表就可以看出端倪。這就難能可貴了。

Steere畢竟不懂中文，對清代中文文獻完全陌生，因此他對平埔族遷移的年代之記錄（例如西部平埔族遷移到埔里），有時就跟實際的文獻記錄有一些出入。他本身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Quaker），對於西方傳教士在台灣傳教的成敗極為關注，已經偏離了學者應有的立場了。他對台灣平埔族的處境非常同情，而對漢人的恃強凌弱就深不以為然，這是可以理解的。其實他對於漢人有很深的偏見。例如，他認為漢人都是天生沒有音樂天份。又如他認為中國的落後，難以引進新科技，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使用方塊字的緣故！凡此種種，有智慧的讀者自然都會判斷是非曲直，也不致因為一些瑕疵就抹殺了他全書的價值。

李壬癸 2002年6月13日
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參考資料：

Bullock, T. L. (布洛克)

1874 Formosan dialects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Malay. *China Review* 3: 38-46.

Collingwood, Dr.

1868 Visit to the Kibalan village of Sau-o Bay, Northeast coast of Formosa. *Transactions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N. S.* (London) 6: 135-143, 362-363.

Mackay, George Leslie (馬偕)

1896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s and Missions*, edited by the Rev. J. A. MacDonald.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Murakami, Naojiro (村上直次郎)

1933 〈新港文書〉 “Sinkan Manuscripts.” 《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紀要》卷2期1,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2, No.1. Formosa: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Ritchie, Hugh (李麻)

1875 Notes of a journey in east Formos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6: 206-211.

Steere, Joseph Beal (史蒂瑞)

1874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6: 302-334. New York.

1874/5 The aborigines of Formosa. *China Review* 3: 181-185.

1938 An American naturalist in the Far East. *Michigan Alumnus Quarterly Review* 9: 47-52

Swinhoe, Robert (史溫侯)

1858-59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145-164.

Taintor, E. C.

1874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Formos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 S.* 9: 53-88.

李壬癸 Li, Paul

2002 〈新發現十五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台灣史研究》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9 (2): 1-68。

劉克襄 Liu, Ke-hsiang

1989 《橫越福爾摩沙：外國人在台灣的探險與旅行》。台北：自立晚報社。